

〔日〕紫式部 / 著

# 源氏物语 (下)

The Tale of  
Genji

全译修订版

姚继中 / 译

全面呈现“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物哀精神



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

世界文学史的里程碑

被誉为日本的《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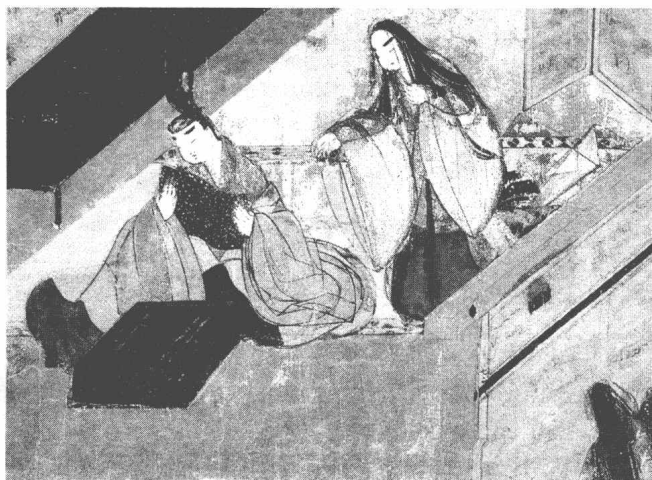
比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

及欧洲最早的《十日谈》早300多年

再现日本平安时代的缱绻之爱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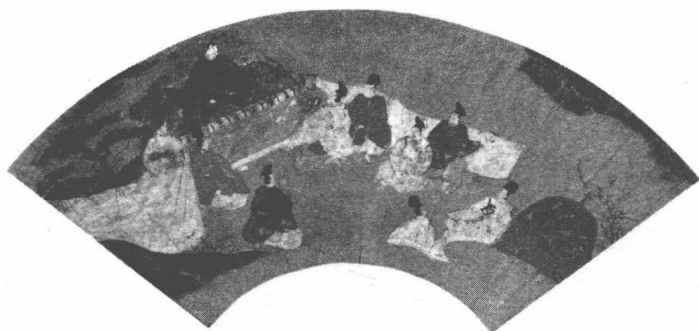


The Tale  
Of Genji

姚继中/译

# 源氏物语 (下)

[日] 紫式部 / 著



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

Cultural greats masterpiece  
emoticons book series

## 非凡的阅读

从影响每一代学人的知识名著开始

---

知识分子阅读，不仅是指其特有的阅读姿态和思考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读物的选择。在众多当代出版物中，哪些读物的知识价值最具引领性，许多人都很难确切判定。

“文化伟人代表作图释书系”所选择的，正是对人类知识体系的构建有着重大影响的伟大人物的代表著作，这些著述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而且自面世之日起，便不断改变着我们对世界和自然的认知，不仅给了我们思考的勇气和力量，更让我们实现了对自身的一次次突破。

这些著述大都篇幅宏大，难以适应当代阅读的特有习惯。为此，对其中的一部分著述，我们在凝练编译的基础上，以插图的方式对书中的知识精要进行了必要补述，既突出了原著的伟大之处，又消除了更多人可能存在的阅读障碍。

我们相信，一切尖端的知识都能轻松理解，一切深奥的思想都可以真切领悟。

##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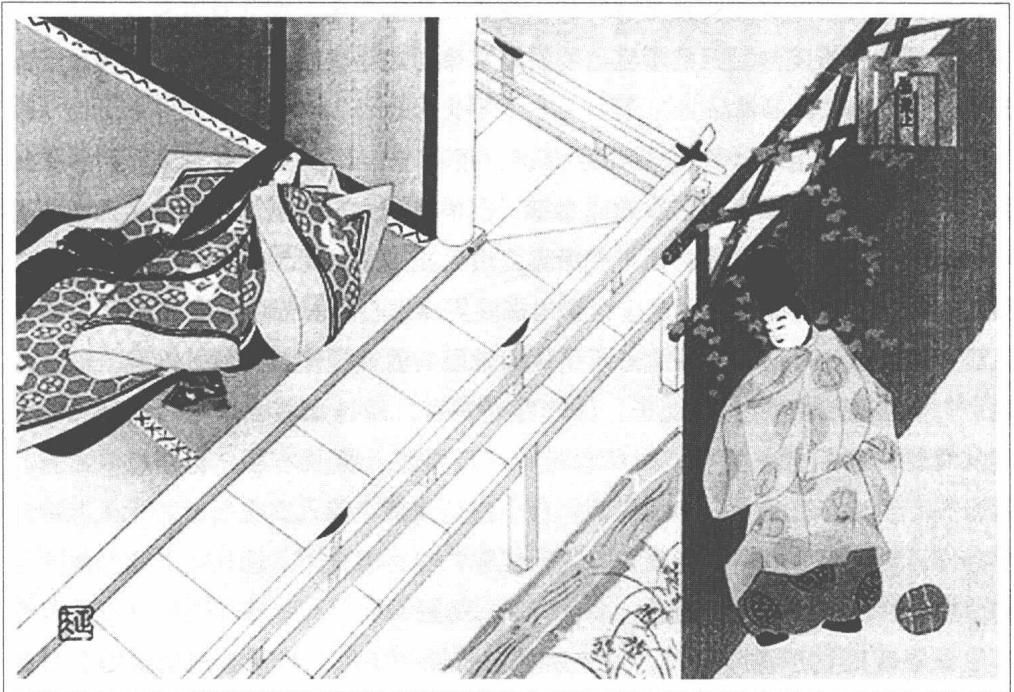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回	新菜 .....	437
第三十五回	新菜续 .....	474
第三十六回	柏木 .....	509
第三十七回	横笛 .....	524
第三十八回	铃虫 .....	532
第三十九回	夕雾 .....	539
第四十回	法事 .....	566
第四十一回	遁入空门 .....	575
第四十二回	云隐 .....	586
第四十三回	勾皇子 .....	588
第四十四回	红梅 .....	594
第四十五回	竹河 .....	601
第四十六回	桥姬 .....	621
第四十七回	柯根 .....	638
第四十八回	总角 .....	656
第四十九回	早蕨 .....	694

第 五 十 回	寄 生 .....	704
第 五 十 一 回	东 亭 .....	743
第 五 十 二 回	浮 舟 .....	771
第 五 十 三 回	蜉 蝣 .....	802
第 五 十 四 回	习 字 .....	826
第 五 十 五 回	梦 浮 桥 .....	855

THE TALE OF GENJI

VOLUME 34

第三十四回  
新菜



朱雀院原本病患缠身，前番行幸六条院后，身体又觉不适，虽百般调治，仍未见好转。此次格外忧戚，加之病情渐重，便生了遁入空门之心。而今弘徽殿母后已不在人世<sup>[1]</sup>，朱雀院先前的顾虑已不存在，且自觉此身在世不久，对人世也无甚牵挂，始作出家的诸种准备。

再说朱雀院膝下除皇太子外，尚有四位公主。其中三公主，为藤壶女御所生。藤壶女御乃桐壶帝前代先帝之女，先帝赐以源氏之姓<sup>[2]</sup>。她入宫时，朱雀院尚是皇太子，她本应身居皇后之位，因先帝驾崩甚早，而其生母身份又甚低微，仅是普通更衣，无可依托，最终也只得屈居女御之位了。后来弘徽殿母后又赐妹妹胧月夜尚侍之职，她于宫中威势异常显赫，藤壶女御更难伸展了。时朱雀院即将退位，虽觉她可怜，也无法袒护，唯摇头叹息而已。藤壶女御不久便郁闷而死。朱雀院想道：“我即离却尘世，修炼佛道。三公主年仅十三四岁，独留于世，她何以立世度日呢？真是可怜！”他为三公主忧虑，在为其着裳仪式而忙碌之时，便索性将院内秘藏的珍宝器物及略有来历之物俱赐予三公主。其他诸子女分享的，仅是些次等物品。

闻知朱雀院患病，并决心出家奉佛，皇太子亲赴探问。皇太子母亲承香殿女御亦一同前来。朱雀院不眷恋此女御，但毕竟是太子的生母，只得善加接待，与她纵谈往事，又与皇太子谈了些治世之道。皇太子虽只十三岁，但看去却也老成。现今又有明石妃子等人照应，令朱雀院甚感放心。朱雀院对皇太子道：“我已无心留恋此世，唯对公主等放心不下，为她们的前程担忧。此般‘难免’的‘死别’<sup>[3]</sup>，甚是障碍。大凡女子，因逢意外之变，而备受羞辱，此乃命运所致，实甚可怜。日后登基为皇，对所有姐妹，可要好生照顾才是。有外戚依靠者，我皆放心。唯有三公主，年纪尚幼，自小甚是依赖。我入室之后，若无人照应，势必漂若浮萍，令我心痛如割，怎不牵挂呢？唉，想来不甚悲切。”真乃声声衷情，点点热泪。

朱雀院拜托承香殿女御，恳求她善意照拂三公主。然承香殿女御因昔日藤

【1】弘徽殿太后逝于这一年九月。

【2】此藤壶女御是桐壶院的藤壶女御的异母妹妹。凡皇族降为臣下，皆赐姓“源氏”。

【3】《伊势物语》古歌：“日月催人老，死别不可免。为此更思君，但愿常相见。”

壶女御所受专宠，甚为妒恨，故只假意应承下来。三公主之事，令朱雀院日夜愁叹。到岁末，病情愈渐加深了，竟不能出户。昔日那偶尔折磨他的鬼魂，而今亦昼夜前来扰攘，以致疑心不会长久于人世了。受朱雀院恩惠之人，闻知其患重疾，无不忧心忡忡。

源氏亦时时派人探望，现又决定亲往探访。朱雀院闻知，不胜欣慰。恰巧夕雾中纳言前来，朱雀院便召他进入帘内，娓娓谈道：“先帝临崩时，曾再三嘱托，要我好生照应令尊和皇上<sup>[1]</sup>。但自登基以来，我推行政令，时时遇阻，本无移恨令尊之心，却将其流放。我使令尊获罪<sup>[2]</sup>，以为日后他定会泄恨于我。岂知他回朝多年，却并无怨恨之意，并真心实意照拂太子。如今，又将明石女公子送入宫为太子妃。我感激之情，实难言表啊！但因我生性愚鲁，唯恐爱子心切，影响太子，引起世人非议，故一向装作漠不关心，任由别人做主。且喜退位后，皇上英明，力挽我在位时的衰颓之势，令我不胜宽慰。自今秋行幸六条院后，追忆往昔，甚是怀恋，若能与令尊倾心长谈就好了。恳望贤侄劝请，催他早日亲驾惠临。”夕雾见朱雀院言毕，神态异常颓废，便奏道：“侄子年幼时，诸事自不得而知。年事稍长，参与朝政，处理诸种政务间，常与家父探讨大小政事，或闲聊私人琐事，从未见到流露怨你之情；相反，他曾数次谈道：‘朱雀院诵佛念经，弃绝人世，卸掉照拂皇上之责，实在有违桐壶先帝遗言。他临朝时，朝中贤臣甚多，加之我年幼才疏，常欲效劳，却未能遂愿。而今朱雀院不问政事，专心静休，我很想与他倾心相谈，且亲聆教诲。但终因身份所拘，身不由己，以致时至今日，未遂此愿。’家父常如此念叨，且时常叹息呢。”这一番话说得从容得体，令朱雀院刮目相看。夕雾时年仅十八岁，然体质甚好，容貌亦光艳照人。朱雀院定目凝望，心下思忖：若将三公主许配与他，定不会让我再有牵挂。于是说道：“听得你一直亲事不顺，时时为你牵念，今已安置于太政大臣家中，才得以安心。我甚是妒羨令尊呢。”夕雾觉得此话蹊跷，思忖良久，猛然醒悟：他正为三公主之事忧心，指望嫁与诚挚之人，方能静心出家。然虽知晓此话用意，但又怎能率然说破，让其受窘呢？只得答道：“如侄儿这般浅陋之人，娶亲自然不易。”说完便告辞了。

【1】指冷泉帝，名义上是桐壶院的儿子，朱雀院的弟弟。

【2】源氏被朱雀院的母亲弘徽殿女御流放须磨的事情。



目睹了夕雾姿容的众侍女，无不交口称赞：“如此相貌优美之人，其雍容的气派，世所难见啊！”一年老侍女听后，说道：“哪里！其父源氏，年轻时可比他俊美多了！那才教人炫目呢！”朱雀院听得，道：“源氏的美貌，的确世所罕见，愈老韵味愈深，其所谓‘光华’，定是如此吧！他辅佐皇上处理政事时，威仪显赫，令人心生畏惧。但当任情放纵、恣意嬉笑时，那洒脱无拘的姿态，又实甚和藹可亲。此世间罕有人物，想必是其前世积德，方有此俊美容貌吧。他自小长于深宫，桐壶先帝疼爱有加，倾注全部身心抚育。但他毫无骄纵之情，恭谦律己，二十岁尚未受纳言之爵，直至二十一岁，方当参议兼大将。这夕雾却比父亲授爵早，十八岁便受爵中纳言，学问与才能决不在他父亲之下。由此可见，他家威望代代高啊！”他对源氏父子赞不绝口。

接着，他话辞一转，又道：“三公主乃纯情少女，活泼可爱，容姿俊美。这般无邪的孩子，须得托付与忠厚之人，且要诚心疼爱她，宽宏其任性，好生照拂才是。”他召来几位乳母，皆是些深谙世事者，将着裳仪式诸事宜吩咐下去，且道：“昔日式部卿亲王的女儿，便是源氏亲手抚育大的。我亦有此意，将三公主托付于如此之人。皇上处已有了秋好皇后，其他臣下，恐更难找到了。我入佛后，三公主无贵戚相助，何能入得宫呢？唉，只后悔当初夕雾未娶之时，未能探其心思。”一乳母答道：“中纳言颇有才气，为人又素来忠诚。多年来，一直钟情云居雁。如今已玉成其事，恐更难割舍了。倒是源氏老太爷，一向好色成癖，虽已年老，但仍贪爱女子。他最青睐出身高贵的女人。如那朝颜，他一直情系于心，常致信诉情呢。”朱雀院说：“哎！如他这般轻浮，又实在讨厌。”他虽这般说，心里却在寻思：“众夫人中，虽有不快之事发生，但遍寻朝野，恐只有依了乳母之意，委屈将其托付于他，人生苦短，何不及时行乐？倘真让她嫁与源氏，倒教我放心了。若我做了女人，即便是亲兄弟，亦会毫无顾虑嫁与他的！何况为他钟情的女人，那更是自然。”他如此推想，定是对尚侍胧月夜之事犹未释怀吧！

有一位乳母的兄长，既于六条院效劳，又竭诚服务于三公主，时任左中弁，地位颇高。一日，左中弁前来三公主院中。乳母与他叙谈良久，后道：“按古例，三公主应不嫁<sup>[1]</sup>，但倘有悉心照顾的夫婿，亦可下嫁。朱雀上皇曾向我

[1] 按照日本自古以来的通例，公主理应保持独身。但若有合适夫婿人选，亦可破例。

示意，打算将她许配与源氏。你且瞅个机会，告知于他。我一伺候之人，仅能尽些力，然又有何用？且伺候者甚多，哪能万事做主？因此难免有意外之事发生。现趁朱雀上皇在世，托付了公主终身，我亦可放心呢！朱雀上皇对三公主疼爱备至，难免遭人嫉妒。故还得使她不受丝毫非议才是。”左中弁答道：“实乃怪事，六条院主人多情得很！凡与他一度风流的女人，不论真心相爱的，或是逢场作戏的，皆迎进院来。而他最挚爱的，仅有紫夫人一人。倘三公主福缘匪浅，如你说嫁了与他，即便深受恩宠的紫夫人，亦当怯这皇亲三分吧。世事难料，结局到底怎样，亦得用心顾虑。主人曾私下对我道出心声‘荣华富贵，我已享尽，此生已心满意足了。唯夫人之中，有因身份低微的而遭人鄙视，我亦心犹未足，尚未有出身高贵的正夫人’。确实如此，由姻缘而受他庇护之人，大都是些寻常人臣之女，出身虽不低微，但实甚寻常，门当户对的夫人亦没有。故三公主若能如你说，下嫁六条院，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乳母听了兄长的这番话，便寻得个时机，向朱雀院奏道：“前日左中弁已知晓尊意，并言定当效劳。他说只要你诚心相许，他即可向源氏传达。此事究竟怎样，还望定夺。但六条院中妻妾甚多，源氏对她们甚为照拂，厚待有加。于一般家庭，正室与侧室免不了睚眦生怨。我担忧三公主到了六条院，会惹出烦恼来，还望三思而行。世风如此，公主往往孤身独处，不嫁他人。但她已骄纵成习，稚气未脱，难于独自立身处世。我等伺候者，即便贤能，能力仍有限度，亦只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因此，三公主倘不能得到贤婿照拂，实甚担忧。”朱雀院答道：“我亦有此想法。但将公主嫁与人臣，自古视为轻率之举。况且，凡女子婚后，难免后悔，以至夫妻反目，陷入悲苦之中。倘抱定独身度世，则父母亡后，孤寂无助，孑然一身，亦十分凄苦。看来，不论出嫁与否，做女人总让人担忧。因果报应，夙缘深浅，早已命定，女人是身不由己的。因此，一切皆得凭各人前世夙缘，遵父兄之命了。否则，女子倘自作主张，择其夫婿，长年厮守，幸福美满，便似觉自择夫婿亦颇善。但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擅定终身，身为女子，此举又甚为不当。这于庶民百姓之家，亦被视为张狂轻薄。尽管如此，婚嫁之事，仍应顾及本人意愿。多年来，我甚觉三公主特别单纯。故你们做乳母的，不可越俎代庖，替为择婿！倘有此事谣传，真乃悲哀至极！”朱雀院千般嘱咐。乳母等便觉今后重任在肩，皆惶恐不已。

朱雀院仍觉言未尽意，继而又道：“我早想出家，然竟等至今日，只因想亲见

女儿增知长识，不致全无主见。亦因此累我不能丢尽尘心，而受世事烦恼。六条院主人气度高雅，举止稳重，虽妻妾成群，然未闻其家室不宁。且待人恳切，处世得体，世间再无此般忠厚可靠之人了。三公主择婿，如舍此君更有谁？再说萤兵部卿亲王，虽同为皇子，亦不见外人对其随意贬损。然此人风雅有过，威严不足，终究不可托付。藤大纳言<sup>[1]</sup>虽私慕三公主，但念其身份，委实不般配。古之惯例，公主择婿之标准：身份高贵，声望隆重。如选一味痴恋、情深义重之人，则将悔恨终生。据尚侍胧月夜道：柏木<sup>[2]</sup>亦暗恋三公主。只可惜是个右卫门督，且仅二十四岁，太过年轻。倘有了相当的官位，倒亦在考虑之列。他清高自负，意愿甚高，难有称心如意者，所以至今尚未成亲。然他才学非凡，想来日后一定前途无量。但就此将三公主嫁与他，于地位、声望毕竟有所差欠。”他思前想后，甚为懊恼。

如此宫闱密谈，不知怎么不脛而走，传诸世人。便有了不少人，前来说媒攀亲。太政大臣想道：“我家右卫门督，至今尚未婚配，他决意非皇女不娶，如今三公主择婿，此良机实在不可错失。或者幸中，亦为我增添光彩，实乃美妙之事。”于是，他便叫夫人劝请其妹胧月夜前去说合。胧月夜诚恳真挚，好话道尽，期望朱雀院应允。萤兵部卿亲王，因被髭黑大将横刀夺爱，发誓如若娶妻必超过玉鬢，以除心中怨恨之气。他闻知三公主选婿，亦跃跃欲试，为此绞尽脑汁。朱雀院的家臣藤大纳言，担心朱雀院一旦出家修道，将失却依靠，便亦生了非分之想，希望得到他的青睐，以此成为三公主的保护人。另外，中纳言夕雾闻此消息，思忖道：“朱雀院曾亲口劝慰，欲将三公主嫁与我。现在只须寻个媒人前去说合，他定不会拒绝的。”但他继而又想：“云居雁现已视我为终身依托之人。多年来，我未曾移情别恋，亦未因她冷淡而抛弃，如今若突改初衷，定令她悲伤不已。且一旦与神圣的公主联姻，万事皆不能随我之意了。倘二者兼得，处境定然难堪吧。”夕雾生性敦厚，此乃心念，故未曾对人谈及，但却时常留意三公主择婿之事。

皇太子亦闻知此事，对人道：“三公主婚嫁，开了公主下嫁之先例，还得从长

【1】藤大纳言是太政大臣（葵姬之兄）的异母兄弟，其官职较低，与公主难以般配，故表面上说愿为家臣，实则想当夫婿。

【2】胧月夜外甥柏木，此时已由中将升任右卫门督。

计议才是。普通人臣中，虽有人品优秀者，然名位低微，不配公主。三公主倘执意下嫁，那六条院主人最为合宜，不如请他代为抚育吧。”但他只是口传，并未郑重上书。朱雀院听了，深觉有理，道：“所言极是。”便决定了下来，派左中弁为媒人，前往六条院，将此意向源氏一一陈述。

源氏对此早有所闻，故答道：“仰承朱雀院厚爱。如今他与我的年龄俱长<sup>[1]</sup>，又有抛离尘世之意。不论哪位皇子皇女，我皆有照顾之责的。既然将三公主托付与我，定当加倍照拂。但恐人世变幻无常，只怕连我在世之时，亦难靠得住了<sup>[2]</sup>。”继而又说道：“若公主下嫁，与我情意笃厚，则我一旦弃世，于她徒生痛苦，于我顾念尘世，亦难往生极乐。而中纳言正值少壮，虽显幼稚，但青春鼎盛。若论才能，将来定是朝廷中坚，我私下认为，二人极为相配。只是夕雾愁直固守，恐难割舍心爱之人。对此，只恐朱雀院不无顾忌。”

源氏的这番话倒苦了左中弁，他心念朱雀院异常恳求，期望甚高，不得已，便又将其私下决议一一具告。源氏听罢，微笑着答道：“于朱雀院那里，三公主受到如此偏怜，其前途亦不必顾虑。依我之意，只有冷泉帝为最佳人选。宫中女御，皆不如三公主尊贵，三公主定会备受恩宠呢！桐壶院当朝时，弘徽殿太后为首选入宫女御，权势鼎盛，但一度为后来的藤壶母后排挤。三公主的母亲藤壶女御，与藤壶母后为同胞姐妹。世人皆称两人容貌酷似，美丽非凡。则三公主无论肖似谁，其相貌一定美艳绝伦。”他恁般猜想三公主模样，不禁心神向往。然想归想，他仍然未答应左中弁。

时至岁暮，朱雀院的病情不见好转，然为置备三公主着裳仪式，空前绝后的喧嚣扰攘，隆盛无比。着裳仪式设于柏殿中举行，帐幕帷屏一应诸物，概不用本国绫罗，皆摹仿中国皇后宫殿设置，光彩夺目。由早已聘定的太政大臣，为三公主结腰。太政大臣一向谨慎，素来不肯随意参谒朱雀院。但对其意旨向来遵从，故此次满口应允，按时前来。左大臣、右大臣以及其他诸王侯公卿，皆前来参与仪式。即便那些事务缠身者，亦竞相前来贺喜。八大亲王、殿上诸人、冷泉帝与皇太子两方所有该到之人，无一不至。如此隆重宏大之仪式，堪称绝世。冷泉帝

【1】朱雀院此时四十二岁，源氏三十九岁，仅三岁之差。

【2】源氏之意，人死的先后不以老幼为序，自己虽小朱雀院几岁，但世事无常，难保自己在朱雀院之后离世，因此即使这短暂的时间也是无法依凭的。

与皇太子，念及此次盛会乃朱雀院生平最后一次，惋惜之余，便差人从藏人所及纳殿内，取得诸多唐朝舶来珍宝，奉送与他。六条院所献礼品，亦极为珍贵。六条院代为办理朱雀院回送众人的赠品，赐与参加者的福物，以及犒赏主宾太政大臣的礼品。秋好皇后所送服装与梳具箱，无不颇具匠心。那随她入宫为朱雀院所赐梳具箱，风格依旧，经重新雕饰，尤显得新颖别致，一见便知乃陈年宝物。箱内另附赠朱雀院的诗一首：

“神通玉梳插发髻，

今日深情似旧情。”

玉梳乃荣誉礼物，秋好皇后转赠与三公主，意即愿她肖似自己。朱雀院读罢此诗，旧事不觉跃然脑际。然在答诗中，却并不提昔日为她失恋之事。为表谢意，答诗道：

“黄杨古梳今喜见，

万年永继荣未衰。”

朱雀院强撑病体，为三公主办了着裳仪式。三日后，他便遁入空门了。万乘之尊为僧，比及寻常百姓来，自然倍加伤感。比睿山天台座主，及授戒的三位阿闍梨，上前替他削发易装。尚侍胧月夜片刻不曾离开朱雀院左右，脸上愁容堆积。朱雀院不知如何安慰她，仅说道：“诀离爱人之苦，比起思念子女之情，更教人伤痛啊！”于此情景中，出家之心或许亦有些动摇。然他终究铁了心肠，出室靠在矮几上。自此便脱离了凡尘。整个仪式实在令人伤感，连早已绝缘红尘的僧众，都为他悄然流泪。诸公主及女御、更衣更是泪如泉涌。朝中诸臣，派人来此慰问者多如云集。朱雀院本欲悄然遁迹清静之所，勤修佛事，岂料今日竟骚乱如此，不免心烦意乱。他自顾自地道：“只因三公主未能安排妥当，尘缘未断，故受累至今。”

再说源氏，虽朝廷以太上皇尊崇，但出门不执皇家仪仗，故意轻车简出，以示可亲可近。获悉朱雀院皈依佛门后，前来探访。朱雀院对源氏访晤盼待已久。此刻闻知，十分高兴，便强打精神出迎。排场实甚简单，仅将客位添设在自己居室中，延请他入座。见了朱雀院的僧侣打扮，源氏甚是感慨，不觉悲凄袭来，泣下沾襟。他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言道：“自先帝去后，小弟深感世事无常，心欲往生极乐。只因缘分尚浅，竟让兄长占先。唉，我虽屡次下决心，竟难割尘念。奈之若何？我生性犹豫不定，今连出家之事亦然，念之真是无颜！”言毕感慨不

已。朱雀院闻此即伤，只颓丧地言道：“愚兄常恐凡心未泯，不能学道至深，故决意削发为僧，聊居于此清闲之地，潜心修佛。只恐我这羸弱多病之躯，不能久存于世，不能得到正果了。每每想来，心中便觉不安。”

朱雀院又将近来所思详告源氏，道：“自我出家为僧，对舍下众女儿实甚牵挂。尤其三公主，一无所靠，更令我不知如何是好。”源氏听出这话弦外有音，对他颇为同情。加之他早欲一窥三公主芳容，便很热心，道：“的确令人担心。三公主身为皇女，倘无关怀备至之人，困苦之处定胜于一般女子。再则世间女子，若要一个体贴入微、诸事可托的保护人，须嫁得个以保护她为己任的男子，方可无虑。其兄皇太子乃当今储君，极为贤明，且为世人敬仰。若将三公主托付与他，本无可顾虑。但皇太子继位后，政事繁忙，恐无暇对其关怀备至了。兄长若以为此事妨碍修行，不若适时妥善选择贤才，悄悄选定佳婿？”朱雀院答道：“我亦有此意，然事皆不易。依我所闻，父皇在位之时，家势隆盛，甘为公主夫婿、终生保护公主者，不乏其人。选婿本来并不十分苛求，但我如今业已出家，尚有这难割之尘念，甚是烦恼郁闷，以致病势日重。而三公主尚无依靠，令我焦灼不已。故我有一恳求：请贤弟破例接受此女，听凭尊意为其择一妥贴夫婿。早先，我欲将三公主许配与你家中纳言，却未提出，至今思来，好不后悔。今被太政大臣抢先，让我妒羨不已。”源氏答道：“中纳言为人忠厚可信，然尚年幼，阅世甚浅，怕多疏误。我且直言相告：三公主倘能蒙我照护，定当如父亲一般爱抚。唯恐在世之日不长，不幸弃她而去，反教她受苦呀。”他已表示接受了三公主。

二人谈着，不觉时已入夜，朱雀院之处众人，与六条院所至高官，同在主人御前飧宴。所食虽为粗蔬米饭，但也别有风味。此等光景，让人颇念昔日皇宫大宴时的山珍海馐，歌舞弦乐。思今追昔，众皆感慨不已，流泪不止。其他可哀之事亦多。直至深夜，源氏方起身辞归。朱雀院犒赏了随从诸人，又派宫中大纳言护送源氏归府。天降大雪，严寒无比，朱雀院病情加重，深觉不适。然三公主已终身有靠，一念及此，遂无可虑了。

源氏返回六条院后，因三公主之事，甚为不安。紫姬早对此事有所耳闻，但她绝难相信源氏真会娶了三公主。她想：“昔日，他曾狂恋前斋院朝颜，但终不曾娶她过来。”故心中甚安。对此，源氏亦十分过意不去，暗想：“今日之事，倘为她知晓，定要怨我了。其实，我对她之爱，绝不会有丝毫削减。只是在真相未露之前，不知如何向她交待。”源氏心中甚是不宁。这两人已异常亲睦，故略有隐

情便觉不快。不过当夜已十分疲惫，遂立即就寝，一宿无语。

翌日清晨，瑞雪飘落，万物一派凄清。源氏与紫姬在暖室里相拥而坐。趁此机会，源氏便对她道：“昨日前去探望朱雀院，岂知他不但病势转危，心事也甚为沉重呢！他担心三公主的将来，故特意将其托付与我。我亦觉他甚是可怜，便应允了。外间料必早已传开了吧。如今对这风月之事，我早已不再热衷，故他多次托人说合，我皆婉言谢绝了。但念及他在病中亲口提及，实在不忍让他失望。故决定在他遁迹深山古寺之日，我便将三公主接过来。也许这么做，会令你不快，务请相信我，纵然天荒地老，我也不会对你心存他念。总之，唯愿大家相安无事，和睦度日。”源氏言毕，内心颇感不安，不知她将对此事持何种态度。因紫姬生性多疑，往常源氏略有不检点处，她便视为不忠而大为生气。谁料紫姬此次竟毫不介意，且正色答道：“如此苦心托付，也令我感动不已，如何能介意呢！只要她不嫌厌我住于此处就行了。再则其母藤壶女御为我姑母呢！”源氏不曾料得她今日这般谦虚，便说道：“诚能如此仁厚，则于己于人，皆是万幸。若能与之和睦与共，我定更加钟情于你。男女之事，世人总爱捕风捉影，搬弄是非。外间流言，切不可轻信。故须静心详察，方为贤明。”他如此这般，诚挚劝导了一番。其实，纵然紫姬胸襟极其开阔，对这种事又怎能漠然视之呢？近年来夫妇亲亲睦睦，地位也日渐安稳。本料自此便可夫唱妇随、白头偕老了，谁知如今又生出这等事来！她虽窃自悲叹，外表却极其平静，只是心中暗忖：“此事太过突然，真让人难以置信！然他说得如此在理，我也不好反驳，免得惹他讨厌。若他与三公主真有其事，对我则必有顾忌，要么听我劝告而罢手。此次他以受人托付为名，行好色之实，我倒没法阻止了。但绝不可让外人知晓我心中哀怨。倘让继母式部卿亲王夫人<sup>[1]</sup>得知，不知将如何幸灾乐祸。她至今尚在为那髭黑大将之事，无理怨恨我呢。”

冬已尽，春又来，乍暖还寒。三公主出嫁在即，朱雀院内一派繁忙。那些对三公主心怀恋慕的，无不垂头丧气。即便是冷泉帝，也奈何不得，只好断此念头。此值源氏不惑之年，朝廷准备举行隆重庆典。他却以为应俭朴一些才好，便一律加以推辞。

【1】紫姬的继母，也是髭黑大将的正夫人的母亲。

正月二十三，恰逢子日，髭黑大将夫人玉鬢备得新菜，前来祝寿。<sup>[1]</sup>源氏却之不恭，只得领受了。玉鬢此行虽未声张，然其所行仪仗，实是甚为威仪。源氏的座椅，设于南厢房内。室中焕然一新，座椅也不用帝王椅了，而以四十条中国席重叠做成。一对嵌螺钿的柜台上，放有四只衣箱，盛装着四季服装。香炉、药箱、砚台、洗发盆、梳具箱等物，无不精心设计，力求完美。那插头花的台子，是用特别的沉香木和紫檀木镂成。插头花虽为寻常金银打制，可配色讲究，式样别致，格外雅致脱俗。由此可知这位尚侍谙熟风趣，颇具才气，方事事求新出奇，让人开得这般眼界。

当众人皆已落座，源氏便从内室款款步入前厅。他依然容貌清丽，丝毫不显四十岁之相。玉鬢猛然一见，竟像初别乍逢一般，不禁红晕上脸，羞涩万般。但她即刻凝神静心，与源氏寒暄。玉鬢结婚不久，便生得两个孩子，虽长得颇令人喜欢，却因怕难为情，不肯带来拜见源氏。可髭黑大将以为机会难得，定要偕同两个孩子一起前来。这两个孩子都身着便装，头发左右分梳，煞是清秀可爱。源氏见后，道：“岁月悄逝，平日并不以为然，仍像年轻时一样过日子。但见了这些孙儿，才悚然发觉已老矣！夕雾也有了儿子，可我尚未见过呢！唯你特别关心，今日先来祝寿，叫我又惊又喜。我倒以为众人皆忘了我呢！”玉鬢时年二十六岁，更添了娴静从容的成熟风韵，姿容亦更显高雅秀美。她献诗道：

“根生此岩两小松，  
不忘亲恩祈万福。”

吟时尽力作出大家风范。随即又吩咐呈上四个盛有不同时令新菜的沉香木盘。源氏略略尝得些，便举过杯子，答吟道：

“托福稚嫩两小松，  
野边新菜亦常青。”

诸王侯公卿亦在众人唱和之际，一并前来祝寿。紫姬的父亲式部卿亲王对玉鬢不满，故不想前来。但念及源氏乃至亲，最终于日暮之时到来。髭黑大将自以为是源氏女婿，理应对此次寿辰做些料理，自是扬扬自得。式部卿亲王看其轻狂模样，极为不悦。那两个小外孙，也前后蹦跳着，争着做些杂务。中纳言夕雾

【1】古惯例：正月第一子日，内膳司备若干种新菜，作羹供奉，食之以祛百病。



带了子侄，将礼箱四十具、礼盒四十件，一一搬与源氏过目。源氏面前，陈设有四只沉香木方几，几上杯盘精致。他一边赐酒，一边招呼众人，随使用些新菜肴饌。本来朱雀院贵体未愈，不便举行乐会。但太政大臣早已备置了琴笛等乐器。他道：“今日寿典，可谓世间最为尽善的了！”遂将乐器取出，诸人各择得一件，一并演奏起来。那被视为名器的和琴，只有太政大臣能奏得高妙，众人也深知其意，故无一人上前操奏。右卫门督柏木，琴技亦甚高妙，源氏令其弹奏一曲，他却固辞。无奈源氏再三强求，柏木只得从命。琴声美妙，竟不逊于其父。听者无不动容，交口称赞。能如此善承父业者，世所罕见！源于中国的乐器，各有操琴手法，学会还是容易，然这和琴全无定则，须得自己领悟。譬如随手拨弦的“清弹”这一手法，便具各种乐器的音调，领悟得当的，自是妙不可言。太政大臣将琴弦放得极松，调子降得很低，方弹出了多种音响的曲调。柏木则专用了明朗的基调，方悦人神智。诸亲王想不到柏木琴艺如此高妙绝伦，无不刮目相看。萤兵部卿亲王取来了七弦琴。这琴亦非同寻常，珍藏于宜阳殿内，亦为历代名器。桐壶院暮年，因爱女一品公主<sup>[1]</sup>极擅琴技，便赐予了她。太政大臣欲使寿宴锦上添花，特地向她借得。源氏忆及此琴历史，不禁感慨万端。萤兵部卿亲王虽也因酒伤感，却还能察得源氏心情，遂将琴奉上。源氏感怀万千，便接过琴来，弹得一曲。末了，唤来乐队至阶前演唱，歌声婉转优美，从正乐唱到俗乐，直至夜深。一曲《催马乐·青柳》，唱得最为感人，连夜莺亦闻声而动了。歌罢，诸人各领赏赐，其礼物精美异常，皆照私事规格发放。

翌日清晨，尚侍玉鬘辞归。源氏赐与了诸种礼品，又对她道：“我倒觉得昏昏然不觉老矣。你今日前来，方令我猛醒风华正逝，来日无多，不由凄凉倍增，今后可得常来探视为父才是。”玉鬘此行，让源氏忆及旧事，不禁悲喜交加。匆匆小叙，又随即分手，令他极为惋惜。玉鬘亦暗忖：太政大臣虽为亲父，却只有生育之恩；而义父对我却是慈爱备至，日后定可长蒙照拂，永世无虞。想至此，心中感激不已。

二月中旬，朱雀院仿女御入宫仪式，护送三公主入六条院。排场隆盛，送亲人多为王侯公卿。藤大纳言未能凭家臣身份当上夫婿，心下虽怨恼不已，却也

【1】弘徽殿太后所生，朱雀院同胞妹妹。